

马来亚搜奇录

第二集

曾铁忱 著

中南出版社

集 二 第

馬來亞搜奇錄

曾鐵忱著



中南出版社出版

馬來亞搜奇錄（第二集）目次

從「沙門」談到「峇旺」……………一

什麼是什麼——暗示和符籙——眼鬼物直接會話——咒術——絕食——鬼物附身——作法——長鼓——裸體女郎——海事巫師——哈金的事蹟——巫醫製銷春藥……………長

「馬來紀年」中的降頭故事……………一九

用神數算出逃亡者——法術使象不就範——巫術的油脂——神力與魔法……………二六

馬來巫醫的醫藥論據……………二六

「蘇丹寶笈」——七十種病秘方——蛇根草——神力魔力相配合——蛇根草爲治癲狂病特效藥——蛇根草提出雷色米——怪病「綠孔都」……………二六

馬來巫師的降頭符籙……………三六

降頭符——小鬼物——巫師唸咒——相思藥與相思符——香木相思符——保安符——護身符……………三八

馬來巫師的護身降頭……………四八

水銀按壓術——護身符可避槍彈——符咒可使身體不受刀槍之傷——吉利曲劍——黃鐵……………五三

馬來巫師的愛情降頭……………五三

魔法——降頭油——生降、死降、飛降——男性服媚藥——女性服媚藥——美容手術——新娘
痛殿新郎——三十一條蜈蚣揭碎容服——冷水從頭潑下——愛情降頭油——用降頭油或其他巫術
勾誘女性——夏威夷的降頭——三角戀愛出悲劇——印尼的相思藥降頭——捕鷄愛情降頭——巫
師作法女打字員半夜移樽就教

馬來巫師作法的故事……………六四

伊莎用舞蹈和符咒驅除鬼怪——魔法多在夜間——陷入昏迷狀態——失錢可以找到——稻神與怪
病——跳神作法——口吹短笛——盤子舞——「寶箱」——守護神——法庭對証

馬來降頭師的騙術……………七五

降頭失敗——少婦與丈夫離婚——降頭師對白色怪物講話——朝香——聖水——丈夫爲火山仙女
綁架——木洩漏當事人秘密——新先知——女信徒神志昏迷——巫師窺財——信士——神箱——
女巫行騙

馬來人的火炮……………八四

砲聲震天——蘇丹御象親征——滿刺加王國的淪亡——馬來小砲七十二尊——「海豚式」砲——
「瑪麗安」——小型旋轉砲——蛙咀旋轉砲——砲壘——檳城古砲——「紅毛砲先生」

百五十年前的檳榔嶼……………一〇四

瓦當——旅行家、畫家——大山——晚餐宴會——女畫家——百發村——薩福大廈——令人告愛
的風景

馬來亞的老虎.....一一〇

老虎兩種型態——殺人用牙——帶有麝香味道——善泳，宜爬樹——憎恨家貓的原因——老虎

街沒有老虎——老虎亦名大虫——神聖不可侵犯——虎不傷人的例子——尊稱老虎爲「拿都

公」——老虎用催眠術——老虎喜食榴槤——虎身上的東西，燒透加水可治百病——虎生殖器官

腎壯陽——杜塞先生——雅丁變成老虎——老虎殺新娘的故事——老虎化人食人間烟火——老虎

大王——虎妖人——人化虎的傳奇——虎假

後記.....一四二

插圖目次

馬來沙門在作法	七
司死亡的女神十加里，係沙門公主變的主角	一二
馬來海事巫師魔法尋找漁羣	一五
馬來巫師的符籙	三七
保安符	四二
令人相慰符	四三
彭亨首席女巫師伊莎	六六
女巫師伊莎正在作法	六七
峇旺對着盛放祭物的土洞吹簫	七〇
峇旺觀察放在棕櫚樹下的新穀種	七一
馬來治王的精緻出品蛙嘴旋轉砲	九八
檳榔嶼的荷蘭古砲素描	一〇二

從「沙門」談到「峇旺」

一、甚麼是沙門？

「沙門」(Sramana)之一詞，原源於西伯利亞，當地有某些土著民族應用降神術的方法(Mediumistic Methods)來醫病，或驅鬼，所以產生了這個名詞；在一般原始民族中，凡神醫、祭司或巫師，以普通用語這個名詞。漢文譯爲「沙門」或「桑門」，其語出自梵文，係出家修道者之稱。依「阿含經」所說：「捨離恩愛，出家修道，攝御諸根，不染外欲，慈心一切，無所傷害，遇樂不顛，逢苦不戚，能忍如地，故稱沙門」，則其含義顯然跟巫覡及西伯利亞諸土族者不同。在印度，也有種種憑藉幻夢或幻象作爲神力和靈媒的巫醫，此種巫醫跟「沙門」有時亦頗有區別，但在表現的作用上，確又殊途同歸，沒有甚麼差別。所以，巫醫和「沙門」是可以並用的，但這「沙門」不是泛指僧侶的「沙門」。

在本文裏所講的巫醫或「沙門」，係指一切原始民族集團中的某些人物，他們是最早執行醫藥的、巫術的和宗教的法術；他們都利用符咒以及種種物理的治療，如同巴西的印第安人就曾應用金雞納霜（Quinine）來醫病。其次，巫醫或沙門都是利用超自然作對象的專家，這一類超自然的對象，有者是想像中的屬於人的鬼魅，或不屬於人的神力。在醫病過程中，「沙門」照例必先求一個降神附體，使自己陷於昏迷狀態中，表出一種錯幻和激動的姿態作為特徵，就在這動亂中，他在精神世界裏所可驅使的鬼物——可能是一個小動物或祖先的靈魂，甚或是一個已經死亡的「沙門」——附在他的身上，而佔有他的意志。

他們治療病人的方式，包括暗示和符籙，放血，噴水和吸氣，還有打藥，按摩……其目的端在將疾病之主因從身體中移去，此種病因可能是某種物質（諸如一塊骨頭或石英）在作祟，或是一個病魔纏住了他，或者被其他玩弄妖術的巫師給予他一個「降頭」（亦作貢頭）。「沙門」懂得如何將他自己陷於出神入化的昏迷狀態，其所用的手段，總不外絕食、自我暗示、藥物或酗酒、消耗氣力的舞蹈或環轉（Gyration）等，甚至採取自我傷害的苦行。為了強化他的權威以及人們對他發出的恐怖感，「沙門」得有其異於常人的裝束，諸如穿上特製的衣袍，使用催眠術和腹語（Ventri-loquism）以及手的

技巧。他的符咒或「神諭」，「神託」(Oracle)，包含一種莫名其妙的和古老的文字和詞語之混合物。由古希臘愛普魯神殿傳下的「神託」，係由兒童背誦出來，因其含義玄而又玄，不得不由祭司作以巧妙的解釋。

據說「沙門」還擁有種種不可思議的魔力，諸如能改變他的身形，能跟鬼物直接會話，以及到另一個世界去旅行；他又能呼風喚雨，能知過去未來，能追捕賊盜，殺人兇犯，這些都是使俗世對他興起嚴重的恐怖感的主因。「沙門」如能治病而使病家感到妙手回春之「妙」，他更可能使健康的人突然患病、死亡或倒運。不過，如未經他醫治的病人有太多的死亡或被疑心他使用了妖術，他也可能被處死的。少數土著民族中，「沙門」由遺傳而得到這個銜頭，但任何擁有此種必要而特殊「才能」的人士，也可被公認為一個名實相副的「沙門」。女「沙門」也所在都有，在南美高原印第安部落裏，全部青年都被鼓勵着從幻夢和幻象中追求超自然的神力引導，那却是例外。

那些慣以巫術會為號召方法的「沙門」，通常是一個神志不定的傢伙，有時甚至是個癲癩病患者。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的巫醫，則多是具有超越的智慧和能力的人，以

此一般酋長和長老人物都得請教他。

二、甚麼是沙門教？

沙門教 (Shamanism 亦譯爲黃教) 的信仰，植基於精靈崇拜 (Animism)。精靈崇拜主義以爲原始人類對於現實世界的看法，係由種種精靈的力量所滲透。凡是妖精、妖魔、鬼怪及魔鬼，不論人類在清醒中或在睡眠中，均在他們的頭上踴躍，牠們更是人類禍害、挫折和痛苦的禍根。有時候，他們還以爲森林、河川及湖沼都有鬼物附着，而且這些鬼物跟人類一樣是有生活、有思想、有意志和有情感的東西。對於這些鬼物，人類是一籌莫展的。「沙門」屬於沙門教的術士，透過相當的言語和動作，能使用他的「法力」以庇護人類，使他們被包容在一種保護的窠臼裏，這樣一來，鬼物便變成了無能爲力，而且也不能侵犯到人類。對鬼物而言，「沙門」是在扮演著敵對者的任務；而對人類而言，則是個護衛者。

沙門教的主要原理，是在於控制自然界的現象，故其對於鬼物之引爲己用或驅之以去，含有各式各樣的「法術」。在野蠻民族乃至原始民族中，一般人都相信「沙門」擁有此種降魔的法術。因其擁有此種的法術，「沙門」相信無所不能而且有求必應，既可立即影響到他們的行動，也可以反應到他們的神怪故事中。因此要做「沙門」，必須通

過一種秘傳的過程。例如在美國的印第安人中，如同納雅若族（Natchez）及阿吉瓦士族（Ojibwa），必須成功地經過「術士教育」（*Magical Education*）的階段，才能稱為「術士」（*Magician*），從此才適合於未卜先知和預言啓示、治療疾病、延長人壽和製作崇拜的對象以及使人類於絕路中取得慾望之完成。在「術士教育」中祇能得到一段或兩段的秘傳者，則限於執行某種的「特殊法事」，諸如呼風喚雨、追尋獵物、治療病痛。對於此所謂「特殊法事」，婦女是可以担任的，但在大體上，「沙門」絕大多數是男性。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北部印第安部落中，既有女性的「沙門」術士，亦有男性的「沙門」術士，而且在某些部落中，男性的「沙門」必須穿上女性的衣服。

在執行「法術」的任務中，「沙門」扮演下述的四種角色：

第一、作為一個治療者，因有「巫醫」（*Medicine Man*）之稱。

第二、作為一個教育者，「沙門」乃是部落神話和傳統的保管人、書寫咒術師及占卜師；他又部落民智慧的「倉庫」。

第三、作為民事法官，「沙門」擁有一種神秘的智能，於必要時候有魔力能化身為「先知」，和死者靈魂的驅使者，同時，他又賦有偵查和懲罰罪行的權能。

第四、作為戰爭頭目，「沙門」具有特大的影響力，在某些地方，「沙門」事實上

是某部落的統治者。

「沙門」所應用的法術，亦不外以下四者：

(一) 應用象徵的咒術，相信在幻覺中的聯想物，必在現實界取得類同的聯繫。

(二) 實行絕食，孤獨地生活，使得全身潔化，並且應用某些古遠的或無意義的語文，有時更應用作廢了的語文作咒文。

(三) 舞蹈和應用樂器和皮鼓來狂舞，穿上繪有蛇形的，獸皮斑紋的帶有小鈴子的奇異法衣。由狂舞狂跳以達致一種心醉神迷的境界，公認為術士施法的最重要手段。在南美洲，「沙門」甚至有應用藥物來造成昏迷狀態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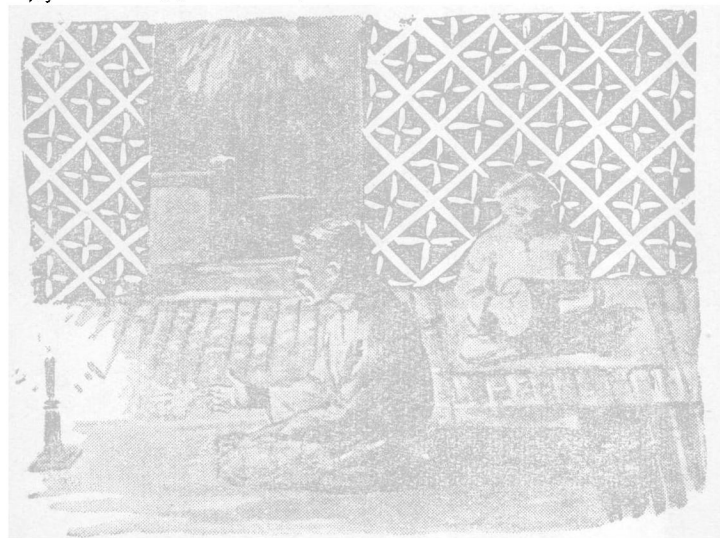
(四) 鬼物附身 (possession)，在中國，甚至在高麗，有一種巫師自稱擁有一種降服一切鬼物的法力，因為他有一種更強有力的鬼物附在他身上，因此他利用這個強鬼的魔力制服其他的鬼物。

三 馬來沙門

被稱為「馬來亞通」的英國禮查·溫士特德爵士 (Sir Richard Winstedt)，在一篇名叫「馬來法師」(The Malay Magician) 的短文中，指出「沙門」，乃是馬來巫師最古

老的一型。他說：馬來巫師有兩種比較古老的，一種是「沙門」，是男性或女性，他（或她）能够跟另一個世界打交道，他能用催眠術使自己陷於神智昏迷中，他的心眼便能瞧見鬼物的行徑，這些鬼怪，有者是心懷叵測的或反覆無常的，有者則又和善而接受他的控制。他在跳神中有所祈願的和要禳解的鬼物，乃是屬於河川、田野、山林、禽獸的鬼物，以至祖先的幽靈，還有「天父」、「地母」以及古馬來人在印度統治下，作為與都人而接受的、與都教所崇拜的「萬神殿」一應大小神靈。

「沙門」在禮查爵士的印象是一種喜怒哀無常的敏感激動的和神經錯亂的



馬來沙門作法

人物，易犯錯覺幻想的毛病。他又說「沙門」有似古以色列第一個王騷爾（SAUL）。「時不時脫掉他的衣服，大說其預言，成夜成日赤條條地躺臥着，……所以人們禁不住發問：騷爾就是先知之一嗎？」原來騷爾是一個先知和古以色列王，因此在遠古的年代馬來「沙門」也是個先知。時至今日，「沙門」便也還是先知，能够預言未來，能够驅使他自已變為鬼物，也能在水面上注視着採取鬼物。他依舊利用祭物來取媚於神明的妖魔和過了氣的神靈。他不僅替病家舉行降神會（séances）以治病，而且公開舉行施衛儀式以驅除作惡的鬼魅於州外，奉祀有利於後代的祖先，並且也會用血祭的手法，來使附身於馬來王室御鼓的鬼物得以復甦。據說自不可究詰的年代以來，鼓即已成為馬來「沙門」和馬來王最聖化的表徵，在「馬來紀年」中，我們曾看到滿刺加蘇丹的全副御用儀仗中有鼓、笛、喇叭等，且將御鼓轉賜與編巨殿或修好的蘇丹。

在服官馬來亞的日子裏，溫士特德爵士曾參觀某一馬來「沙門」作法：某暗黑的一夜，在手電筒間歇的照明下，祇看見一條潮濕而多水坑的道路，雨點打在陰暗的樹葉拍這作響，也祇看見亞答葉作蓋的一間高腳屋，陽台上有一堆馬來人的黑影，在如豆的油燈下，看來好似一羣蟄伏的大鳥；在屋內，棉布簾幕後，又有一羣人圍住一個躺在草蓆上的病人。

這就是他參觀馬來「沙門」作法時的背景。這時候，「沙門」面對一枝搖曳的蠟燭盤坐着，在他身後右邊坐着他的助手，正用手掌擊着，一面長鼓，口裏喃喃唱着，配合他所演奏的一陣頗有旋律的鼓聲。猝然間，「沙門」把米粒拋向空際，發出沙沙聲，好似一個不見踪影的鬼物的紗籠飄動所發出的聲響。他伸出一隻手臂，手裏抓住一把草刷，一會兒出了神，他已墜入昏迷的境界，當即有被稱為「司森林的高神」婆婆（註）附身於他說話，聲音正像一個腹語術士（*Ventriloquist*）在表演，聽不清他在說什麼，想來也祇在這間亞答屋的最深處才聽得到。

（註）按婆婆（*Shiva*）即是「大日在天」，係印度神靈中司破壞之神，其他二神爲婆羅吸摩（*Brhama*，梵天）及毘瑟奴（*Vishnu*，護持神）。溫士特德爵士文中說婆婆是司森林的高神（*The Tail God of the Forest*），不知何所據而云然。——筆者

原來這病人剛伐倒了一株樹，正是某二宗教認為是守護神的聖樹，而此種信仰早已在五百多年前被王統派的馬來回教徒所摒棄了的。現在這位已被伊斯蘭教貶值的興都教守護神，祇是一個異教的「小神」（*Ditta*）居然大怒，要求給以祭物。依據傳統，一隻載有生菓肉物的模型船，應於次日放在吡叻河上，以利討好這個作祟的「小神」。可憐這位過氣的「小神」在「沙門」的符咒召喚中，仍被尊稱為「小神羅閣」（*Raja of*

Djinn)，據說必須這樣做才能使病人不致因犯罪而死。

關於馬來「沙門」的那一面長鼓，據溫士特德爵士指出，依照原始馬來人（Proto Malay）的傳說，其所發出低沉如降急雨的鼓聲，表明這「沙門」正在越過一道通到極樂世界的橋，覓取治療病人的靈藥。談到橋的話，他說在馬來亞的落後民族諸如小黑人、沙蓋人及雅賓人、乃至印尼、印支的山居土族，都相信一種通達極樂世界的「虹橋」或「蛇橋」的傳說，也祇有巫師能於生前及死後往來無阻，以外酋長們也可以。唯有這兩種特殊階級能够抵抗護橋魔神的盛怒，而不致被推到橋下水裏。

禮查爵士曾說出一段神話，說當某馬來「沙門」死後，爲了協助他的鬼魂飛過守橋魔神的頭頂，祇有把他的屍體懸在樹上。另一種解說則以爲其所以將「沙門」的屍體如此掛在樹上，爲着要使一般馬來「沙門」的家鬼和幫閒者爲他們的主子盡最後的微勞，使老虎割食他的肌肉，以利解放他的鬼魂，好好越過這道橋進到極樂世界去。

復據溫士特德爵士指出：恰似西伯利亞「沙門」養有一頭熊作他的家畜，馬來「沙門」就養有一頭老虎。在降神會中，牠將鑽進他的胴體內，使他跳，使他吼。「最後的一位馬來「沙門」大約死於一八七〇年，他的屍體就係掛在上霹靂州的一棵樹上，未經予以埋葬，後來變成一頭身有斑紋的吊睛大老虎。」酋長也可化成老虎。溫士特德爵士

說他在馬來亞時代，曾有拿督麻爾（Dato Muar）化成一頭仁慈的老虎的形態，照例在瓜拉卑拉（Kuala Pilah）縣署週遭徘徊。

×

×

×

×

禮查爵士說最有趣的國家典禮中，應推由傳統的馬來「沙門」繼承者在吡叻州所主持的王徽（特殊有關王室的御鼓）復興典禮，以及在吉蘭丹州定期或遇時疫流行時所舉行的「公主舞」（The dance of the Putri），竟以人類作活祭。他說他在卅年間都不發認明此所謂「公主」的正身，後來偶然在東埔寨找到西紀五八九年採用人類作爲對（Potoli）的活祭的紀錄，才明白漢字（Potoli）便是梵文（Putri）（公主）的對譯（註）。（註）按漢字（Potoli）係梵文（Putri）對譯的說法，（Potoli）一字究應以何種漢字寫出，一時還找不出來，祇好留待專家補正。

本文刊出後，即獲簡俊清先生來信，承告溫士特德爵士所引之Potoli一詞，似出隋書異職傳，原文云：「近都有陵伽鉢婆山，上有神祠，每以兵五千人守衛之。城東有神名『婆多利』，祭用人肉，其王年必殺人，以夜祀饗，亦有守衛者千人，其敬鬼如此。」北史所引畧同。此「婆多利」殆卽溫士特德爵士所云漢文之Potoli，未是知否？